

韦君宜



NÜREN JI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陈世五
插图：袁奕贤

女 人 集

韦君宜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0 插页7 字数188千
1980年2月第一版 1980年2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73,000册

书号：10118·259 定价：1.10 元



作者近影

目 次

清 醒	1
参考资料	21
月夜清歌	50
访 旧	72
奖 品	93
家 训	110
十五年后	122
离 离 草	150
还 乡	170
老 华 工	191
同 伴	215
女 人	228
畸 人	250
阿姨的心事	262

三个朋友	286
群 众	298
龙	309

后 记

清 醒

五七干校，这实在是个奇妙的地方。有的人想起它就感到无限温暖，有的人却提到它就气忿填膺。你说它不好，那时大家写了多少真心歌颂它的诗。你说它好，最后这些写诗的人却又竭力想办法要离开这里。不止今天出现这些矛盾思想，就在当时，又何尝不如此？

一九七二年夏天，干校的连指导员周青云从县火车站出来直奔干校。单看她这副模样也就够奇特的，恐怕除了五七干校再难看得到。已经是五十五岁的妇女了，鬓边已经开始现出白丝，身上却穿一件打几个补丁剪短了袖子的破制服，和一条短裤。这短裤又不是正式的西装短裤，而是短到膝盖以上，用松紧带串起来的家庭自制短裤。身背一个二尺见方中学生用的大书包，还有红绒线绣的“为人民服务”五个字，鼓鼓囊囊。她的脸色黧黑比老农民毫不逊色，脸上却戴着无边金丝眼镜，那是老早的时髦式样，显示出她戴眼镜的历史少说也该有二十几年了，手上有手表。她的步履象一个

青年一样，急急离开车站大道，转上小路，迅速穿过两个村庄，踏上通干校的大堤，早已汗水淋淋了。她心里很急，因为她去武汉镶牙，在街上遇见干校政工组一个人告诉她，她们北京本单位的工军宣队窦政委马上要到干校来了。是来了解情况和慰问的，说不定还可能考虑调人。她一听，立刻想到：自己虽然并不认识这位窦政委，但他是一定会找自己谈话，了解大家的锻炼情况的。如果要调人，那更得自己赶快回去向他汇报才行。大堤十五里，她估计一个半小时可以走到。看看表才四点，还能赶上在晚饭前赶到，饭后和窦政委谈话，明天一大早陪他视察。

北京来人的消息，引起周青云心里一些小小的涟漪。倒不是她自己想走——她是今年二月才“解放”，七月才当上连指导员的。当时干校领导和她谈话，说：原走资派又当了指导员，这就是新鲜事物，是体现了党的宽大政策，学习了六厂二校的革命经验，可她自己倒没觉得有什么太新鲜的，还是得负责管这两百多人的事。不过因为大家都搬来干校，取消了那些有关文稿业务的操心，添了许多柴米油盐的担子而已。只是，对于这两百人年复一年这么过下去，她心里常常有些不安。而且社会上、农村里也有些因素触动她这点不安。譬如吧，她这次在武汉镶牙，坐在那镶牙馆的候诊室里，旁边候诊椅上就有一位身穿中式褂裤、手提菜篮象个工人家属的中年妇女，一直向着周青云左右打量。打量了好半天，终于忍不住了，低声问道：“你家……是干校的吧？”

周青云听了想笑，真的我们这些“老干校”的招牌都挂在脸上来了，便点头应是。那个中年妇女却转脸望着她，连连点了两下头，充满着同情地用一口武汉话柔声说道：“不要紧的，快回来了！干校的人就快回来了。”周青云并没有因自己在干校几年而急于回城，她一直很不愿意别人向她投来怜悯的眼光。可是，这个陌生妇女的真切同情，却使她不能不感动，而且铭记在心，久久不能忘记，因为这是人民的一番心意啊！人民在同情爱护自己的干部，能摆出一副架子去回敬她几句高调吗？

她想着：自己这个指导员还得当下去，不应该考虑别的。但是，有些人是该提名让他们回去的，首先是那个搞日文的刘先让，岁数那么大了，又由于长年伏案生活，动作特别不灵活。——插起秧来那副姿势象螃蟹一样，实在不能不引人发笑。可是他是国内知名的专业翻译家，最近还有一部书因为在北京找不着适当的译者，寄到干校来。校领导吩咐对刘先让来个“控制使用”，叫他翻译。可是，这怎么“控制使用”法呢？周青云当即把书送给了他，只嘱咐了一句：

“抓紧些干！劳动调到掏厕所，比大田省些时间，可……还得劳动呀。”他却在双手接书时，感动得手都有点抖起来了。连声说：“一定一定！我感谢组织，拚命完成任务。”一想真是，何苦这样？何不让他回去呢？

她心里想着一个个该向窦政委提的名，步子越来越快，已经穿过离干校最近的村庄了。南方的这种小村，跟北方村

庄的大街完全不一样。房子盖得东一栋西一栋，有的几栋房聚在一堆，象北方的大杂院，这一堆房背后又是另一堆房。没有整齐的道路，出入就必须从人家脚跟前门口头走过去。周青云从这样的一丛房屋中间穿过。几位坐在门口绩麻的老太婆看见了她，都和她打招呼：“么事走这么急啊？老周！”

“还背好重一个大包！”

“有事要赶回去哩。”她也止步招呼。

其中一个年龄只比周青云大一岁，头发已经大半花白的婆婆说道：“坐下歇歇嘛！真亏得你，怎么累得下来啊！”

周青云谢绝了，仍旧放开步子走向驻地。一面走着，耳朵里清清楚楚听见了背后那几个老太婆议论她的声音：“也是个婆婆了，还这么苦做！”“也可怜啊！”这话使她极不愉快，赶快转过湾头走掉了。他们干校这支队伍来下放的时候，都是背着：“一辈子白吃人民血汗”、“要下去劳动改造”的臭名下来的。不论男女老少都来了。这个单位本来妇女就多，年岁大的很不少，最老的六十二，三十三岁算最小的，在干校号称“娘子军连”。一到了农村，才发现这里的农村妇女到了周青云的年龄，都早已被称为“婆婆”，主要只做家里营生了。哪个还做挑谷子、收稻、拿大锄挖地、下水拉犁这些重活？更不用说爬脚手架上房盖瓦了。所以，这一批年老的“娘子军”，反倒引起了同年龄的农村婆婆们的惊诧，甚至怜悯。有个农村老女党员甚至曾半开玩笑地对周青云说：“我们倒真是该向你们学习劳动哩！”周青云当然

不甘心接受这种怜悯。——她一向好强。就是过去在机关里有人同情她，说：“一个妇女怎么挑这么重的担子？”她也是不痛快的。何况在这里！但是，每遇到农村婆婆们这种议论的时候，她总不能不想：对自己所带的这支队伍到底该怎么办？该怎么锻炼？实在值得研究研究。自己现在好象又已开始有了一点发言权了。那么，就应该发言，一定要发言！

她回到了驻地宿舍。

这片宿舍是干校学员们自己动手盖的一排一排的红砖平房，好象北京的工人家属宿舍或简易楼。一套一套的，每套两间，一套前边还有一块小空地，堆东西用。看来完全是准备给一个个家庭住的。办干校为啥要这样盖房子呢？原来，初盖房的时候，干校工军宣队的政委就给全体学员做过一个报告，说是：“我们踏勘了几个省，好不容易找到这块地方，可以给老革命同志安家立业。今后你们扎根在这里，儿女也接来。一家一户，一套房子，门口养花种菜，不正好安度晚年吗？”但是，房盖好之后却没有那么多家属要从北京搬来。而且真要搬来也挤不下。于是，只好八个人住一套，内外间各四人。变成了互相干扰，很不方便的集体宿舍。周青云过去住的也是这种八人一套房。现在因为“提拔”成了指导员，略予优待，改为三个人住一间单房，和文书会计共住。另一间单房由工军宣队小朱和老毛同住。这原也是一套房，中间隔断了。共一块小空地。她们这个三人房窗前还放

了一张三人共用的小桌子，这算是干校里很好的条件了。她走进屋去，女会计正在赶制本月工资报表，没上工，她就先问：“北京窦政委来了吗？”女会计回头答了一句：“还没有，听说要明天。”

于是周青云把大书包从肩上卸下来清理。这里边有几大包是别人托带的糖果。最重的一包是她替刘先让从武汉大学借来的英汉大辞典，她把属于别人的东西都放在手提袋里，准备挨门分送，只把那本大辞典捧在手里，先到刘先让那屋去。

周青云走上屋前大道，老远就望见了刘先让和另一个老头两人抬着一个粪桶，摇摇晃晃从粪池向路边的厕所走来。粪大约已经倒进粪池，粪桶是空的，要在别人，一个人一只手就拎走了，但是他们俩却还是抬着。而且走一步看一步脚下，好象怕出什么意外。这个模样，使周青云想起借这本辞典时的光景。

原是刘先让写了一封信，托周青云到武汉时去代他借书。周青云找到了珞珈山这位教授的宿舍，原来此人竟是一位硕果仅存还没有彻底打倒的人大代表。大约已经上七十岁了。须发俱白，住一幢小楼，书斋里安着一大排从地板至房顶的书架，旁边有个专供取书用的小梯子。他一听是刘先让来信，就先上下打量了周青云一眼，皱眉问道：“真的是先让要用这书吗？”周青云立刻干脆地回答：“当然！他要搞翻译！”这老头一听，突然从胡子里都迸出笑，两个干瘪的脸

颊都红了，笑道：“真的？真的？先让又工作了？”立即颤颤巍巍地站起来，走到书架边去查找，看到比他的头顶还高的一格书架上的两本书，点点头指着说：“这两本。”他慢慢走向梯子。周青云早已抢先一步登上了那梯子，伸手把书取了下来。老头珍重地取出一叠淡青色包书纸，不要周青云帮忙，亲手把书包上，还交代道：“这只是借给先让，如果别人，我是不借的，他是难得的人才。”接着又自言自语了两句：“人才……人才！”

如今周青云望着这位“人才”抬着粪桶走入厕所，知道他快收工了。便先到那些托带糖果的宿舍去绕了一圈。把糖果送完，仍旧回到刘先让屋。却见刘先让早已摆开了阵势，搬了个马扎坐在自己床边，把床上褥子卷起，床板上摆满了一叠叠的原书、译稿、参考资料，宽阔平展，倒也 and 大学图书馆的桌子差不太多，周青云一看这光景，暗想：时间不长，这个人摆摊子倒真敏捷。便随口说：“你才抬了粪回来吧？”那刘先让慌忙抬起脸来。他面色枯黄象个干橘子，惟有厚玻璃瓶底般的近视镜后面的双眼，却仍有光芒。他盯着周青云，而后咬咬嘴唇答道：“我今天的任务都完成了，抬了四桶，请领导审查。”

周青云看着他那诚惶诚恐的样子，不由得笑起来，说：“我怎么审查呢？我又不能把它从粪池里重新舀起来量量。”说着，便把大辞典递给他。他双手伸出，接过书，嘴里喃喃地说：“我不是说……我是说：我情愿每天按数完成抬粪任

务，也一定挤出时间把这本书译出来。一个月！我决不过期。”周青云宽慰他道：“也不必太急。”他却显出毅然决然的神色，挺恳切地表白道：“不是急，我好容易又能做工作了，就是把我累死，也是甘心的。”周青云懂得他的心情，不便多言，只得点点头表示知道，便走了。

她赶快回到自己屋里，拿起碗筷跑到厨房去打饭。饭打回屋里刚吃完，脚还没洗，来参加照例碰头会的连排干部已经陆续到来了。这是连队生活的每日常课，一到点，人自然都来了。照例是一讨论就到十点半。驻连工军宣队小朱和老毛也都来了，大家坐在那里商量明天生产安排。麦子刚刚扬晒，这又该侍弄稻子了，劳动力是紧张的。得全体下稻田，连六十二岁的那位最老的“娘子军”也得下田去烧开水。周青云觉得不好意思提出请假，何况她又是从武汉刚回来。但是，一想到关涉这批干部的应否调回问题，她还是下了决心，开口说道：“我明天得留在这边等窦政委，我和菜地班一个同志对换一下吧。”老毛忙说：“还对换什么？都是劳动。你有公事留下是应该的。”小朱却把脸一板，说：“换就要换个好劳力，老周干活还是不错的。”搞了半天交易，才算决定用一个人换出周青云。由连长和小周带队下大田。

第二天黑早四点钟，值星排长的哨音响了。周青云虽然全身疲困，而且已经决定了不下大田，也还是习惯地一跃而起。连忙洗漱吃饭，整五点就站到门口大道上等候全连集合。她是照例站排头的，所以更不能晚到。直等到大家到

齐，小朱念语录，接着作队前讲话，那也是事先编成套套，念起来合辙押韵的：“我们一定要坚决学习柳河干校和中办干校的先进经验，一定要坚决实现干校领导下达的粮油肉菜四自给光荣任务，一定要坚决苦战夜战彻底洗掉身上的污泥浊水。同志们有决心没有？”大家齐声喊道：“有！”然后这才由全连个子最高的那个五七战士打起旗帜，整队出发。

老毛和周青云他们这一批下菜地的，也各自收拾工具筐篮，下地去砍白菜。这块菜地离宿舍很近，就在土坡对面。这边一喊，那边菜地就听得见的，周青云事先嘱咐了炊事班和饲养班，等窦政委一来就叫她，然后跟着菜地班一起过坡去了。

老毛已经四十五岁，是个胡子兵了。农民出身，原来在部队当司务长，种菜最内行，又是本省人。自从他来到菜地“蹲点”以后，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菜地班的技术指导。他知道哪种菜接哪种菜，就可以全年不断菜吃。知道这块地宜种什么那块地宜种什么，知道洋白菜留苗宜多远，小白菜留苗宜稍密，黄瓜架怎么搭将来好进入，又不费地……今天砍菜，只见他手挥砍刀，只一下，一棵菜下来了。周青云跟着他看他的动作，学着干，可怎么也得砍两刀才行。他们在菜地里一边干着活，一边聊。周青云说：“这次窦政委来，除了慰问，可能还调人回去，咱们该让什么人回去才合适？”老毛说：“这事上级也没和我们研究，要叫我个人说，这种事由你个人来拿主意最合适。你是原来的老领导。知道谁回去

有用谁无用。他们在这里的表现你也都知道。”这两年，周青云对于别人向她说这种话早已十分警惕，她忙按照常规答复：“那怎么行？我们这些犯错误干部是来接受你们教育的，头一个任务是改造。”老毛却使劲一刀朝着一棵最大的白菜狠狠砍下去，嘴里说道：“信那些屁！要是还在部队里，你这样的老干部都是首长，最起码师以上！转了业就该低人十几等？什么道理？我就不信！”周青云知道这个人还有些农民的朴素和直率，他嘴里口号背得不熟，却是和五七战士关系最好的一个。她点点头，表示接受他的同情，可是也不敢再和他谈下去了。

大家干着活，周青云仍不时抬头瞧着对面坡上有没有人来叫她。可是，一直干到中午收工，还是不见踪影。大家收了工，回到伙房吃了饭，伙房也说没见什么窦政委来。无奈何，周青云只好走回屋里午休，躺到下午上工哨吹起来，还不见动静。她也只好仍旧跟着菜地班过坡去劳动。

她心里不安，下午手里还照常干着活，话却少了。所有跟她一起劳动的人，都是过去她领导下的干部。她一边干活，一边一个个揣摩他们。这一个砍菜砍得相当快的，头发灰白的妇女，是专长美国史的专家，那一个正在弯腰收拾菜的是解放初大学毕业生，要算较年轻干部中的“尖子”。现在菜班的技术活他们都拿得起来了。菜班还搞了技术改革，正在自制“九二〇”。她为这一点心里很感到光荣和自豪。真仿佛是当年延安抗大生活的重温似的。可是，当想到刘先让

那表情，想到有些三十几岁的干部向她说：“外国文全忘光了，咱们是不是彻底改行了”的时候，她心里又有矛盾。觉得至少让一部分人回去工作是应该的。想问题要全面，是不是象窦政委他们这些现任领导能想到这一层？她听说这个人是个新近从营里提上来的团政委。她非常想和他谈谈，觉得可向他介绍的内容很多。她又抬起头望望对面坡，可是仍然看不出什么动静。

正在这时，忽见坡上下来一个人。叫着“老周！”周青云抬头一看，原来是炊事班到大田去送饭的陈婉莹。因为活太忙，路太远，大家不能回来吃午饭，饭都是送去的。陈婉莹在机关里任资料组长，四十四岁。人挺精干，平时挑起饭担子来真个是行走如飞，不亚于青年女社员。她这时下坡来，却没有挑着扁担，直走到周青云跟前，才拉了她一把，让她起来。然后低声悄悄说：“窦政委早已来了。今天一到就先去大田里，说是来慰问大家的，停一会可能到我们这边来慰问。”周青云忙问：“没说要我们准备一下谈什么？”陈婉莹脸色阴沉地答道：“没有！”她两个在这里说着，老毛已经听到了几句，他就仰起脖子对周青云喊了一声：“快干咱们的活吧！”

陈婉莹走了，他们就这么一直干到天黑，没见对面坡再下来一个人，也没有一声呼唤。周青云没法，只好埋头干，直到收工。

收工回到了对面坡，周青云已经觉得心中闷郁，打不起

兴致再到别处去。她一直回到自己和文书会计合住的那间小房，打了水就洗脚，洗完脚，端着水走出门去泼水，却正碰见小朱从旁边那间单房里出来，陪着一个约摸三十四五岁很胖的人。脸色和露出的手肘都特别白得扎眼，与周青云等人一比，简直象发面饼。他昂着头，挺着肚子直往前走。还是小朱摆手把他拦住，然后叫着周青云道：“过来！这就是窦政委！”周青云手提着洗脚盆过来握手。小朱介绍道：“这是周青云，现在当指导员。”这位窦政委把手伸出来和她轻轻握了一下，嘴里说了两句：“你就是那个周青云啊？晓得了。好好锻炼改造吧，我还要到校部去。”嘴里说着，脚下并未停步，已经走上通往校本部的大道了。

周青云站着不动。小朱跟着送他。送过坡也就返回，到周青云屋子里来。坐下就说：“老周！这次窦政委来，可给了我们很重要的指示！”周青云一怔，忙问：“什么指示？”小朱把声音放得低低的，象讲一件极为严重的机密似的，冲着周青云的耳朵说：“窦政委说：我们这里战备观念太差了，应该积极搞备战。搞一次夜间军事演习。我们今天夜里干。要保密！不要通知下面。”

“怎么演习法呢？又没有准备。”周青云反问。

小朱笑笑说：“不用你准备。全权由我负责。我夜里一吹紧急集合哨，你只要临时负责下达集合令就行了。然后，我带队跑步绕驻地一圈，最后来一个冲刺，到食堂门口解散。”